

忆父亲

■飞鸟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。过完父亲的3周年祭后,我对父亲离开的具体年份就开始模糊了。这应该是我性格中的软弱在作怪,也与我怕疼的体质有关。每当身体某处有了伤口,我总会刻意地去保护它,避免被碰触到。父亲的离去,是我心里永远的伤痛。

我年幼时,父亲在平顶山煤矿工作,每到过年才能回来。在我最早的记忆里,父亲穿着灰色的中山装,背着土黄色的挎包,平头,个子不高,眼睛眯着,嘴里叨

着香烟,微笑着。那时,我和母亲住在园艺场卫生室的大院里,母亲是卫生室的护士。卫生室的大院里住着姓赵的医生全家、母亲和我,还有其他几户人家。父亲过年回来时,很多人都会来家里找父亲喝酒。父亲喜欢喝酒,划拳时左手搂着我,右手不停地变换着手指,嘴里喊着:“五!五!五!”赢了就哈哈大笑,拿筷子夹了菜,送到我嘴里。输了,二话不说,端起面前的酒杯一口喝完,然后拿起筷子夹菜,又送到我嘴里。他酒量很大,很少喝醉,醉了就会抱着我唱歌。父亲性格豪爽,大家都喜欢与他交朋友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父亲从平顶山煤矿回来了。父亲会吹响器,搭着姑父家的响器班子开始了起早贪黑、走村串巷的日子。母亲每每问起父亲吹响器的事情,父亲总是说:“天天吹吹打打的,还能挣不少钱,快乐着呢。”

冬天,父亲总是很晚才回来。有时我没睡着,父亲就跑到我床前,摸摸我的头,从怀里掏出个夹着肉的馍。母亲说:“大冬天的,不能让孩子吃凉东西。”父亲嘿嘿笑了,说:“热乎着呢。”母亲说:“骗谁呢?”我香香地吃着,说:“妈,真不凉。”父亲指指自己的胸口,说:

“放在这里暖了一路,怎么会凉。”父亲说着,变戏法般地又从怀里掏出个夹着肉的馍,递给母亲。母亲笑着接过去,咬了两口说:“太腻了,不好吃。”第二天早上,这个夹着肉的馍还是被我吃了。

现在想起被父亲胸口暖热的馍,当是世间最美味的食物了。

我的孩子不满一岁,父亲得了重病。仅仅半年后,52岁的父亲就离开了我们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从此,我在生活中、工作上遇到什么困惑时,再也不能向父亲倾诉了,再也不能听父亲的教诲了。

我站在位于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的公司宿舍楼上,望着夕阳的余晖缓缓洒落,几点金黄闪烁闪烁,恍惚间,父亲的面容渐渐清晰起来。我的心一阵一阵地疼痛,眼泪不知不觉又落了下来……

老唐

■刘长征

老唐是去年国庆节后租住在我家东隔壁院子的。

院子很小,刚好能放下老唐的一辆机动三轮车和一辆折叠自行车。

那天,家里的电线出了毛病,我到老唐的院里查看,才知道他是刚搬过来的邻居。

有时候在路上和老唐相遇,也只是点头而过,并无其他交往。

和老唐成为朋友,还得从妻子住院说起。妻子得了病需住院治疗,我在陪护期间见到了老唐,通过交谈才知道老唐在此上班,负责整个三楼的卫生。闲暇无事时,我会和老唐站在楼梯口聊上几句,也知道了关于老唐的一些事。

老唐今年七十有五,老伴走得早,两个儿子各自成家,大孙子去年结婚后,小两口都去北京工作了,所以老唐是无事一身轻。老唐的性格比较倔强,不去儿子家,就喜欢一个人住。去年春节期间,老唐央求在医院工作的亲戚,

给他找了个保洁的活儿,工资不高,一个月也就八九百块钱,除去日常开支,基本不剩钱。我问他:“又不挣啥钱,何苦呢?”他说:“我这样就可以不动‘老本’了。有个病有个灾的,不花儿子们的钱,他们还乐意伺候我。”

老唐说起话来头头是道,对自己的自食其力很是骄傲:“我是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;大钱没有、小钱不断,比我们同村的老头、老太们过得舒服。”

转眼到了麦收时节。一个周日的下午,我正在家中洗衣服,忽然听见有人敲门,开门一看,是老唐。我忙把他让进院里,问他有啥事?他犹豫了片刻,对我说,他明天要走了。我当时没明白老唐的意思,问他准备去哪里?他说要回老家了。我非常疑惑地问:“在这住得好好的,为啥要走?”老唐说:“我的两个膝盖疼,不能再干活了,所以就辞职了。”“你在医院打工,近水楼台,没让医生给你检查是啥病?”“查了,毛毛病,总之还是年龄大了。”是啊,岁月不饶人。听老唐讲,他年轻时支援东北,在-39℃的冬天

去伐树,大雪比膝盖还深,他的膝盖疼也许与此有关吧。

老唐回老家了,可是每当我路过老唐曾经住过的小院时,总会无意识地朝大门处望几眼,回想着以前老唐站在门口和我打招呼的情景。

重阳节前夕,老唐原来所在的医院举行“关爱老年人座谈会暨免费体检”活动,邀我去采写新闻。令我意外的是,座谈会上的席位签竟有“唐有生”(老唐)的名字。我忙问医院办公室的张主任,张主任给我说了一件事:“老唐年龄大,睡眠少,有一天凌晨3点多,老唐去医院打扫卫生,恰巧发现一个小偷在偷东西。老唐边喊边追,小偷在老唐的腿上猛踹了几脚,老唐依然穷追不舍,最后抓住了小偷,帮患者保住了救命钱。”

医院想对老唐的见义勇为进行表彰,给他2000块钱现金以示奖励,没曾想老唐无论如何都不接受,还辞了职。这不,医院开展活动,特邀老唐参加,是想借此机会再次表达对老唐的谢意。”“以我对老唐的了解,他是不会来的。”我说。张主任疑惑地说:“是吗?我们已经派车去接了。”

等了很久,老唐也没来。

好人

■于存礼

我家是扶沟的,记得我第一次去郑州的时候,同事给我打电话,说车站附近的出租车千万不能坐。到这个城市的那天,偏偏下起了大雨。我一个人躲在出站口,满眼都是陌生的人,我有些惊惧。

就在这时,一辆出租车出现在我面前。想起同事的嘱咐,当司机询问我是否坐车时,我摆摆手说:“不坐。”

司机是个40多岁的男人,他对我说:“天这么晚了,又下着雨,你说到哪里,咱们打表,我不坑人。”

或许是那朴实的语言让我对他有了几分好感,我坐上了出租车,给他说了女儿家的地址。他微微一笑,打开了

计价器,边开车边与我闲聊起来。

走了有三五里路的时候,他忽然一个急刹车,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转过头去,看到路边有一位中年妇女,拉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在那里等车。他自言自语地说:“伞都没打,真可怜。”他停下车,问那位妇女:“坐车吗?”

女人大概是从乡下来的,没坐过出租车,不敢说话。看她在寒风中微微发抖的身体,我对司机说:“让他们坐上来吧,车钱我来付。”他看了我一眼,没说什么。

女人上了车,报了一个地址,离这儿不远,但并不顺路,要绕一段路。那个小男孩的身上被雨淋湿了,后座上湿了一小片。

原来她是来郑州找亲戚的,没有说

办什么事情,但是看她脸上焦虑的神情,想必是急事。我不方便问什么,索性不再问。

很快到了地方,女人难为情地掏出一把零钱,问司机:“同志,多少钱?”我慌忙拦住她说:“这钱我付吧。”女人下了车,对我说:“谢谢,再见。”看她拉着孩子消失在一个家属院里,司机才调头往回走。赶到女儿家的时候,天已经黑下来了。我掏出钱来付账,忽然看见司机将计价器掀了起来。

起初我还怀疑他会“宰”我,因为我根本没看清计价器上的数字。结果,他接着我递过去的50元钱,找了我40元,只收了一个起步费。我很疑惑,问他:“师傅,你是不是找错钱了?”

他对我笑笑说:“你能做到的,我也能做到呀,咱们都当一次好人。”能看出来,他很真诚。看他开着车消失在雨里,我的内心忽然涌起一股暖流,这是我到郑州后第一次看到那么真诚的面孔。